



纪念韬奋诞辰 105 周年

韬奋

译余闲谈

邹韬奋 著

学林出版社

7266
266



译余闲谈

译余闲谈

YIYU XIANTAN 邹韬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余闲谈/邹韬奋著;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0

(“走近韬奋”丛书/邹嘉骊主编)

ISBN 7-80616-870-2

I. 译... II. ①邹... ②中...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8293 号

译余闲谈



作 者——邹韬奋
编 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
主 编——邹嘉骊
责任编辑——雷群明
封面设计——贺 强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E-mail: xuclinph@online.sh.cn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120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2
字 数——26万
版 次——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
书 号——ISBN 7-80616-870-2/I·316
定 价——19.00元

“走近韬奋”丛书前言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个特殊而令人难忘的人:邹韬奋。

“他不是什么大作家,可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位置。”我国革命出版工作的前辈胡愈之这样说。

邹韬奋(1895.11.5~1944.7.24),江西余江人,原名恩润,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自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以后,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周恩来在1944年《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中亲自加了一句“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后来,他又说:“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胡愈之具体指出:韬奋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同点在于:“第一,他有一副硬骨头。他的仪表是温柔而文弱的,内心却坚强无比。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而立身处事却不容有半点苟且。”“第二,他有真正的热情。他不像一般知识分子,爱做领袖,爱出风头,但他有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的真正热情。是这种热情驱使他,他才牺牲了生活享受,献身于最艰苦的文化事业,而至于‘乐此不疲’。”“第三,从善如流。他没有一般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坏脾气。他从不感到自己满足,不断地虚心学习。”“第四,嫉恶如仇。他决不和恶势力妥协,他用一切机会,来揭发、暴露社会的黑暗面。他不愧为一个真正的战士。”

正因为如此,在韬奋逝世以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崇高的评

价。毛泽东 1944 年为悼念韬奋逝世时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邓颖超、宋庆龄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先后题词纪念韬奋，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江泽民同志 1995 年在纪念韬奋 100 周年诞辰时的题词“继承和弘扬韬奋真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是说出了新时期广大人民的心声。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出版家，能受到新老几代革命领导人如此多、如此高的评价的，在中国历史上实属不多见。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为长远纪念韬奋，弘扬韬奋精神，在上海，修建了韬奋故居和韬奋纪念馆，在全国，成立了中国韬奋基金会，并设立了“韬奋出版奖”和“韬奋新闻奖”，作为对这方面从业者的最高奖励。

所有这些，说明韬奋的精神长在人间，韬奋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同时，我们也看到，韬奋对许多年轻人乃至一些中年读者，正在逐渐变得陌生。这不能怪读者，而是因为我们没能向读者提供较多合适的韬奋的读物。199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韬奋全集》14 卷本，对一般读者来说，未免部头太大，而有的出版社出的一些韬奋著作，又未免零碎。因此，1995 年纪念韬奋百年诞辰时，中国韬奋基金会的理事长会上就提议要出版韬奋著作普及本，以适应广大青年读者的需要。我们选编出版这套“走近韬奋”丛书，就是希望能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韬奋生前寄予厚望的青年读者提供一套比较合适的韬奋著作读本。

“走近韬奋”丛书一套 8 种，它们是《韬奋自述》、《韬奋新闻出版文选》、《韬奋谈人生》、《韬奋谈爱情、婚姻、家庭》、《韬

奋政论选》、《韬奋书话》、《译余闲谈》、《众说韬奋》。除最后一本是众人对韬奋的回忆和纪念文章外,其他7本都是韬奋的著作。选编的原则:一是所选文章对韬奋来说是有代表性的;二是所选文章对今天的读者仍是有教育、启发和借鉴作用的;三是每本的主题相对集中,篇幅不要太长,既利于读者很快看完,又能有效减轻读者的负担;四是所选文章尽量采用第一次发表时的原文,除个别明显的错别字,一般都不作改动或删节,有些内容在前后秩序上作了调整(如《译余闲谈》),也都作了说明;五是各本内容,除特殊情况外,尽量避免重复;六是适当选用一部分照片、书影和手迹。另外,每本书的前面有一篇《编者的话》,主要交代该书的要旨以及编者的态度。所有这些,为的都是能让广大读者更快、更好、更轻松地“走近韬奋”,对韬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为宣传韬奋、普及韬奋思想、弘扬韬奋精神作出一点贡献。

中共中央1944年在《唁电》中指出:韬奋的“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我们相信这一点,这套书的出版发行成功也将会证明这一点。

本丛书由韬奋著作编辑部委派邹嘉骊,邀请雷群明、汪习麟负责选编,从1999年1月开始启动,多次开会,研究选题,议定选编原则,共同讨论增删内容直至最后定稿。选编过程中,郭以欣承担了全部资料复印工作。对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丛书由中国韬奋基金会与学林出版社共同出资出版。

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

2000年5月

编者的话

1927年2月20日,即《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开始连载的前一周,韬奋先生在《生活》周刊上以“编者”署名,对此作了介绍,其中有云:“这篇内容极有兴趣,很有小说引人入胜的意味,而又属真确的事实,毫无捏造;且可由此窥见中西生活习惯异同利弊的一斑,又很有价值。其中可资讨论之点,并由邹君提出于所附的‘译余闲谈’。”

这里说明了三点:一、这是一部纪实小说;二、从中可见中西生活习俗之异同;三、将以“译余闲谈”的形式,对小说涉及的问题加以讨论。

小说连载之后,受到了读者热烈的欢迎。在20世纪20年代,像这样的涉外婚姻,而又由女主人公自述其恋爱与婚姻经过,实属罕见,这就自然引起读者莫大的兴趣;加以韬奋先生的译述,正如他在《本刊与民众》一文中所表示的是“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的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因而读来亲切流畅,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

译载小说受欢迎的另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是“译余闲谈”中所论及的问题,无不以小说中的情节内容为起因,对照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现状,以及人们习以为常的丑态恶行,进行了犀利的剖析与抨击,使读者在认识上有所感悟,产生共鸣,得到提高,所获裨益远远超过小说本身的价值。当年10月,韬奋先生在一篇来稿文后的附言中,曾兴奋地谈到这一情况:“我在‘译余闲谈’中攻击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已

唤起许多人的注意；大多数受过大家族苦恼的人，有的用口头，有的用书信，都对我说他们读了拍案叫绝。”当然，攻击大家族制度，只是“译余闲谈”中论及的一个方面，但其社会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胡愈之先生曾这样评价韬奋：“他为大众说话，为大众诉苦，为大众嬉笑，为大众怒骂。他站在大众立场，唤醒大众，教育大众，而埋头向大众学习。”“译余闲谈”中的文字，恰是最好的佐证之一。

有鉴于此，我们把这一时期韬奋先生所译述的三部纪实小说合集出版，而为了突出其历史意义，把每部小说中的原来置于译文之后“译余闲谈”，移置于每节故事之前，并以此作为书名；最后一部《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的后半部分，因无“译余闲谈”，故由编者撰一梗概结束，想来读者诸君会同意我们的这一尝试吧。

目 录

“走近辘轳”丛书前言·····	1
编者的话·····	1
1. 《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译余闲谈 ·····	1
附:[美]麦葛莱著:《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	
2. 《一位英国女士与孙先生的婚姻》译余闲谈 ·····	129
附:[美]Louise Jordan Miln 著:《一位英国女士与孙先生的婚姻》	
3. 《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译余闲谈 ·····	291
附:[美]葛露妩斯著:《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	

《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译余闲谈

附：[美]麦葛莱著：
《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

弁 言

这本书译得完，我要谢谢《生活》周刊；这本书刊得出单行本，我要谢谢徐伯昕先生。

这本译述，原来是按期登在《生活》周刊上的，因为读者的谬许，并为顾全《生活》周刊的信用起见，没有一期敢脱落，所以我无论事情怎样忙，总在每星期日的上午把它赶译交卷。有了这样的督促，竟有“欲罢不能”之势，否则就是译得完，也不能这样快，所以我要谢谢《生活》周刊。

译完了，登完了，有许多热心人士纷纷来信要求刊印单行本，但是我的事情一天忙到晚，那里有工夫去做整理，剪贴，定样，校对等等的手续？幸有徐伯昕先生十分热心，既帮同督促我下刊印单行本的决心，又替我担任上面所说的那许多麻烦的事，于是乎才能成为事实，所以我要很恳挚的谢谢徐先生。

十七年六月十日邹恩润记于生活周刊社

-
- 本书于1928年6月生活周刊社上海初版，附“译余闲谈”，署名邹恩润译述。出版单行本前，曾在《生活》周刊1927年2月27日第2卷第17期至12月25日第3卷第8期连载，署名邹恩润译。

这篇纪事里面所说的都是事实,不过两位主人翁梁章卿与麦葛莱女士都是隐名,不是原来的真姓名。这位男主人翁曾经教过我英文文学,是我的一位很敬佩爱重的先生,女主人翁当然是我的师母,不过这位师母做这篇《自述》不用真名,我也不便替他们宣布。好在我们重在事实,姓名倒也无关紧要。

译者附志

第一章 在美国的时候

—

译余闲谈 民族的仇视,是世界生活不太平的导火线,真是一件大憾事,尤其是黄白两种。我们在国内大半都是糊里糊涂的,一出国门,这种感触便愈甚,在这段纪事中也很看得出。我敢说一句公道话:这两方面用不着彼此“恭维”,也用不着彼此“蔑视”;因为人类是“良莠不齐”的,各方有各方的好的,也有各方的坏的。

婚姻的两方当局,要彼此发源于“钦佩羡慕”,这是很重要的。我国旧俗的婚姻,是由父母一手包办的,固然说不到“钦佩羡慕”。现在有许多地方,还是由父母物色好了,叫男女双方点一点头罢了,也还说不到“钦佩羡慕”。我觉得这还是过渡时代不得已的办法。将来有了适宜的环境,要全由男女双方自己物色所“钦佩羡慕”的意中人(父母当然可作顾问,或在某年龄内,须得父母同意)。如有“阿憨”没有东西配人钦佩羡慕的,不能物色,或物色不到的,便没有老婆可娶! 也就不应

该有老婆，免致自害害人！这样在父母方面可以减少“一件心事”；在当局两方更能“半斤”“八两”，各得其偶；“巧妇常伴拙夫眠”，与“才子”不幸误配“愚妇”的憾事，可以少些。

我第一次遇见梁章卿的时候，是在十月里一个早晨。这一天正是大学开学的日子。在这天的前一个星期里面，我的镇里因为忽由各处来了许多大学学生，各家凡是有空余房间留下来的，都纷纷准备租与这般学生居住，视为做国民的应该帮助学生的事情；所以这几天镇里异常热闹。这天早晨，我看见邻居詹姆士夫人的门口走廊上，也堆满了许多箱子铺盖，便对我的母亲说：“詹姆士夫人真要挤得要命了！”说了之后，就同我的老友西丽霞女士赴校，去上我们第一课。

我们进了学校，看见一群男学生正在阶前围着谈话，西丽霞转过来对我说：“麦葛莱，那里面有位青年，黑发光耀可鉴，穿了一套灰色的常服，你看见了吗？那是一位中国学生，许多同学都称赞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我的表兄旧年在诗家谷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正在大学初年级肄业。现在到这里来研究国际公法与政治学，真是难得！”我当时听了，转过身来，很漠然不注意的向那位青年望了一望，后见日光正在他的黑发上面照得很亮，我当时所得的印象，不过是一位年纪很轻笑容可掬的青年。看后对西丽霞说：“表面上看去还不错。”说的时候，颇含轻蔑之意，说完了，我们两个人也就走了过去。

我在当时刚在大学初年级肄业，攻读很勤，终日忙碌，虽看见那位中国青年，事后也就完全忘掉。但是一两天以后，我才晓得把箱子铺盖堆在詹姆士夫人门口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位中国青年。于是章卿便做了我的隔壁邻居。

我与章卿这个时候并没有得着什么入正式介绍过：我们读德文与法文的时候，虽然是同课堂上课，彼此好久并没有说过一句话。到了后来，我渐渐觉得英文已是章卿的外国语，乃能藉此外国语的英文而再读两种外国语，而且读得非常之好，不知不觉中发生钦佩羡慕他的心事。据章卿后来告诉我，他在这时候也在暗中很钦佩羡慕我在德文法文方面的成绩，因为我当时立志要充外国语教师，对于这类功课特别用功。不过这是章卿后来告诉我的，在当时我却丝毫不知道他在那里钦佩羡慕我。

我对于章卿的注意与感情是渐渐的来的，是由淡漠起点而发生的；我当时所看见过的章卿的民族，他是第一人，最初我对他全是怀着一腔好奇心，心中简直不以为他是与我同样的人类。但是最后由偶然的机会，我们两个人开始谈话；既经彼此谈过话，有的早晨，我们走出家门的时候，凑巧同时，便一同赴校，当时以为用不着回避。

我们一同走进了校门，分开的时候，彼此都略为颌首而别。我在这个时候，精神上觉得愉快；但是感觉友谊的安慰之后，因为当时我对于章卿所属的民族，心存成见，立刻感觉苦痛。总之我无意与他继续常在一起，无意与他继续往来。

我心里的成见，章卿当然毫无所知。至今追想当时的情形，觉得虽然心中存有成见，而待章卿却仍不薄；我当时对他，心里很不自在，恐怕说话有不留意的时候，露出对于中国所存的成见，以致使他伤怀。我在他个人里面，竟完全忘却关于民族的成见。他每天早晨在门外等我，常常等得很迟，匆匆忙忙的去上课；我对于这种情形，心里明白，外面还假装没有知道。等一学期将了的时候，我俩几乎天天一同走，若行所无事了。

二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口中的梁章卿，是一位活龙活现的笑容可掬蔼然可亲的愉快人物。虽说是他的天性，但是其中却含有西洋化的色彩。我以为就大概说起来，东方的日常生活与西方的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个很显著的异点：就是我们偏于“静默严肃”，他们则偏于“焕发”“快乐”。我说这话，并非崇拜西洋，觉得事实的确如此，我平常最怕参加师友的宴会，因为一个一个呆坐着像“城隍老爷”，恭恭敬敬的问问尊姓台甫，实在觉得不舒服；有的时候参加外国师友的宴会，就是座有生客，但是因为他们很活泼，很会说笑，也就“如坐春风”，觉得快乐，自己不知不觉的也加了进去快乐一番，这种异点，在家庭社会各方面，如果细细的默察，都能看出。所以久住伦敦的吴稚晖先生也说：“中国家庭之中，父兄如官，子弟如囚；或父兄如木石，子弟如鹿豕；虽有深爱，绝少怡怡之情……”而谓西方“家庭之间，融融之乐意较多”。我生平也是喜交“欢欢喜喜”“和和气气”的朋友，而远避“愁眉哭脸”“心绪恶劣”之徒。我深信人生是应该愉快的，烦闷是不应该的事，是一种病象！

麦葛莱女士说梁君的快乐精神，常常使她的精神安慰振作，我因此想起专研究心理学的张耀翔先生曾经说过：“愁与笑均含有极利害之传染性，一人得之，其相与周旋之人亦随而得之；传染之速，不可思议。”又说：“多愁既与多病为缘，一人面带愁容，即表征其人有病或将有病（多为心病），而一人之愁容既可传与其相近之众人，愁容不啻为传染病中之传染虫。”这样看来，我们要有愉快和乐的精神，不但是对于自己个人应负的责任，也是对于家庭及社会应负的责任。

章卿秀外慧中，蔼然可亲；他的爽直愉快的精神，是他生平特有的天性。我与他来往，与他谈话，看他的焕发精神，都觉得异常的快乐。我的忧郁多虑与沉静的心境，得着他的欣欣向荣的一团高兴气概，常常使我获得安慰，精神为之振作。我曾经细细的研究过他的面孔，却含有东方式的静默严肃的神气；但是在当时则绝少显露，我只常常见他一双光耀明亮的眼睛，听他爽人心脾的笑声，虽终日忙着，总有这种愉快和乐的精神。

有好久时候，我们俩没有什么情的作用，不过是两位寻常的青年学生，常常静悄悄的同走，所津津谈到的事情，至今想起来，虽然是很有趣的，但都是很严正的，很审慎的谈话，我们两个人都决志要维持端严的态度，不要陷入情网。我当时十九岁，章卿比我大两岁。

后来有一天章卿得着我的同意，当日夜里来我家里访我。他带了一个大包，里面藏了许多他心中以为我家里人喜欢看的宝贝。我家里人都围着方长桌子，在这张桌子上面他便排满了许多丝织物，绣品，雕刻过的象牙与檀香，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小铜像与乌木像。这些东西都光耀夺目，清香扑鼻。

在许多东西里面，章卿所最觉得高兴的，是他母亲替他做的半打领结；他曾经送一条领结与他母亲做纪念物，他母亲便照着这个美国式的领结，做半打送他。章卿把一只手弄着一条深黄色缎子做的，中间有金线绣花的领结，对我们说：“我的母亲能织绣许多东西，她所做的东西都是很美丽的。”

这种简单的话，与桌子上堆着的许多外国来的奇怪东西，在当时的刹那间，好像使我与章卿的中间隔了一个世界，

我看他全是一个陌路人，从异方来的，不可思议的；我觉得他从他本国忽到美国来，理想不同，仪式不同，风俗不同，由他看起来，一定是惊奇不止；他在这种环境里面，一定觉得十分牵强，十分不自然。我心里这样想，手里拿着一个小胖子似的偶像，不觉对他脱口而呼：“由你看起我们，要觉得多么奇怪啊！”

“奇怪？一点也不奇怪，不过我对于样样东西十分觉得有趣罢了。由我看起来，都是一个世界！”章卿这样说了之后，我们俩的眼睛对视了一下子。他随手拿一面绣花的中国小旗送我。我当时迟疑不决，眼巴巴的望着旗里许多颜色合绣成功的龙在那里伸爪喷气。在此顷刻之间，我的老成见又作怪，我正要婉拒了。但是我窥见章卿面上也现出一种迟疑的神气，夹着诚恳请求的意思，我心里大为感动。于是我就接受了这面旗，心中还在忐忑不安。

章卿从此常于晚间到我家里来，与我的父母做朋友，很用中国的客气礼貌。我至今常常喜欢追想当时的情景：在这种夜里，我们与家里许多人都围坐于一张大桌子，一盏有罩的电灯射出圆式的清明电光，照着桌上的书籍与新闻纸；房中其余的部分，却是也很使人愉快的淡淡的黑暗。在这种夜里的时候，章卿与我们谈起他的家庭状况，说他的父亲是他的一族里面一位足为代表的人物，好早就觉得闭关主义的狭隘，所以老早就打算叫他的几个儿子到南洋求学，章卿是他的长子。我听了章卿的谈话，心里就想象他在中国南方所有的一个家庭状况，好像就在脑际现了一幅模糊的图画，其中是一个大家庭，有许多弟兄，有许多亲戚，有许多仆役，当他的父亲往内地营业的时候，完全由他母亲管辖。